



戒 進 來 合

刘敬堂 黄汉昌◎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成成进未来

刘敬堂 黄汉昌◎著

中国**7**播电视出版社
CHINA RADIO &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戊戌追杀令 / 刘敬堂, 黄汉昌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 - 7 - 5043 - 6089 - 2

I. ①戊… II. ①刘…②黄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7560 号

戊戌追杀令

刘敬堂 黄汉昌 著

责任编辑 高子如 吴 维

封面设计 丁 琳

版式设计 张智勇

责任校对 张莲芳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电 话 010 - 86093580 010 - 86093583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
邮政编码 100045

网 址 www. crtp. com. cn

电子信箱 crtp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
开 本 68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13 (千) 字

印 张 14.75

印 数 7000 册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43 - 6089 - 2

定 价 2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》 1

章京杨锐在军机处当值，太监阿昌突然匆匆赶来，在他耳边小声说道：“皇上宣你觐见！”

杨锐听了，不禁打了个愣惊，皇上要见我？他从窗口看了看天色，估计已近申刻了。凭直觉，他觉得这个时候召见，肯定是皇上有重要的事！

他立即放下手中的事，跟着阿昌急匆匆地来到勤政殿，走进了光绪帝的书房。

当他向光绪见过君臣之礼后，发现皇上双眉紧蹙，表情凝重，嘴角边似乎挂着几分苦涩。

杨锐暗暗一惊，“皇上怎么了……”

杨锐感到气氛有些异常，特别是皇上那清俊的脸上，没有往日那样和善的笑容，两眉之间未散尽的阴霾，使他显得有些不安。这与他老成持重，待人亲和的性格，迥然不同，他一下子怔住了。

光绪见杨锐进了书房，便让身边其他的人出去，自己亲手将书房的门关上，让杨锐在自己身旁坐下。

杨锐见皇上让自己和他坐在一起，怎么能和皇上这样坐着呢？他惊恐万状地跪在光绪面前，诚惶诚恐地奏道：“不敢不敢，皇上，这……”

光绪忙将杨锐扶起，说道：“现在非常时期，我们不要拘泥于君臣之礼了。”

杨锐惊恐地看着皇上，皇上今天怎么啦？他被皇上超乎寻常的举动几

乎弄蒙了。

光绪沉重地对他说：“我得到可靠消息，太后利用九月初和我在天津阅兵之时，让荣禄发动兵变，将我废黜囚禁，她要恢复垂帘！”

“太后真的要囚禁皇上？”杨锐听了光绪的话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是的，近来，宫里的这种传言，日盛一日，杨锐总以为这肯定是谣言，而没有多想。现在，看来这是真的了！难怪皇上今天表情这样异常，原来是慈禧真要对她下毒手了！

他的心像被人突然插了一刀似的，顿时一阵生痛。

光绪目不转睛地看着杨锐，说道：“我如今在宫中如同在孤舟之中，唯一的希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臣能救朕了。”

杨锐听皇上这么说，一下子紧张极了，不知如何宽慰皇上为好。

光绪激动地拉着杨锐的手，语气惨然：“太后囚禁我，目的是为了推翻新政，扼杀变法，抓捕康有为和你们。可以说，现在，我的安危，直接关系到康有为和你们维新志士。我希望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臣，急需妥筹良策，推进变法。可惜宫中太后的耳目很多，我不好出宫，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回去迅速联系康、梁等人，朕希望你们的行动能够抢在慈禧的前面，打破他们的阴谋，力挽狂澜于既倒。切记切记，千万不要辜负朕！”

光绪说完，已是满面泪痕。

杨锐听完皇上这些推心置腹般的嘱托，泪流满面。他感到慈禧像一只巨大的黑手，就要从头上压下来，形势非常严峻。

现在，他感到皇上所托，事关重大；特别是皇上对自己这样的信任，让他感激涕零。他当即跪倒在地，哽咽地奏道：“皇上如此看重微臣，臣定当不辜负皇上厚望，即使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惜！”

光绪又将杨锐扶起来，他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杨锐，似乎意犹未尽。那温柔的眼神中，还有几分悲凉。

看到皇上期盼的眼神，杨锐深深感到，皇上对自己寄予了很大期望，使他惶恐而又紧张。

他们激动得忘了君臣关系，两人泪眼相对。这是无声的交流，是感情的碰撞。汹涌澎湃，巨浪翻卷的心潮，让他们非常激动。

光绪走到自己的案前，案上，放满了一摞摞折子和批文。光绪拿起一份批文看了看，想说什么，又放下了。末了，他对杨锐说道：“我已写好了一封诏书，托你带给康有为们。现在，你要尽快出宫，好与康、梁联系，把朕的口谕转告给他们。”

杨锐听了皇上的旨意，忙连声应允。

光绪说到这里，阿昌忙用托盘，将封好的诏书，送到杨锐面前。杨锐伸手准备接过诏书，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声音：“慢！”

杨锐和光绪同时回头看去，见珍妃用手挑起门帘，脸上的表情，像是凝固了似的，他们都感到一惊。

光绪充满激情地叫了一声：“珍妃！”

杨锐也很意外，没想到珍妃娘娘也在书房！他感动地上前，跪下向珍妃娘娘叩头请安：“娘娘吉祥！”

“免礼了。”珍妃说着，从门帘里走了出来，说道，“皇上，外面慈禧的耳目颇多，这样带诏出宫，恐怕不安全。”

光绪听了珍妃的话，觉得有理，便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原来她是这样细心，心里非常感动。

“珍妃……”他想说声感谢的话，因哽咽强烈而难以往下讲。

珍妃见杨锐还跪在地上，便对他说道：“起来吧。”待杨锐起来，她又对光绪说道：“皇上，这份密诏非常重要，还是小心点儿为好。”

光绪连声说是。他随即取下自己身上的玉带，递给珍妃。珍妃接过光绪手中的玉带，用刀挑开缝合的线，使玉带露出一条缝隙，将玉带递给光绪。

光绪小心地将诏书放进缝隙里，再交给了珍妃。

珍妃接过玉带，一针一针地将玉带缝好，还给了光绪。

光绪接过玉带后，反复检查了玉带的针脚，确实没有破绽，才将玉带交给杨锐。

杨锐跪在地上，双手接过光绪手中的玉带，双眼泪水滚滚。他朝光绪重重地叩了两个头，又向珍妃行过礼，才匆匆出宫。

珍妃见杨锐走出门后，光绪还那样愣愣地站在那里。她含着泪水，走

到光绪面前，用手帕帮他擦干眼泪，高兴地说：“皇上总算明白过来了。”

光绪听了珍妃的话，不解地问道：“明白了什么？”

“你终于敢与‘亲爸爸’抗争了呀！”

“唉！”提到这个，光绪想起昨天给“亲爸爸”请安时，“亲爸爸”说的那句话，又在耳边回响：“如果你真的听信康有为设懋勤殿的妖言，坏了祖宗大法，那我就不讲情面，忍心要将你废掉，重新另立！”

这句话就像一声巨雷，震撼得他双耳齐鸣，眼前金花飞舞，让他直到现在还惊魂未定。

“亲爸爸”为什么当着自己的面，把意欲废黜自己的话，说得这样清楚呢？

他反复思考了一宿，觉得是自己一向太仁慈了！

记得是四月二十三日（1898年6月11日），自己怀着一腔重振大清，再不受欺凌的抱负，发出《明定国事》诏，到今天七月三十日（1898年9月15日），已经三个多月了，自己满怀希望，太后能够支持变法，不论多忙，一直坚持给她请安。可是，她总是没有一点感动，还毫无顾忌地按照她自己的意图，逼着自己下诏，做了不少违背自己心愿的事：

——四月二十七日请安后，她要自己下诏，给恩师翁同龢革职，虽然自己感到非常震惊，新政怎么能少了他呢？不能给他开缺！

可是，自己没有抵抗，抱着与慈禧求和的一丝幻想，忍了这口气。第二天含泪给翁同龢下旨，给他开缺，放他回原籍。

——五月四日请安后，慈禧要自己封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，次日，又要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并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教练的新建陆军划给荣禄节制。

自己明知道她这是在紧锣密鼓地安排自己的亲信，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可总想到她是“亲爸爸”，害怕和她弄僵了关系，从来不敢违抗，于是又下了诏。

.....

这样的事，太多了，真的是太多了，简直让他不堪回首！光绪想到这里，泪如雨下。

尽管自己用十二分的感情，甜甜地叫着“亲爸爸”，以为这样可以加深母子感情，用亲情来感动她，让她能理解自己，支持自己。

可是，这一切都是事与愿违，“亲爸爸”对自己越来越不放心了。

现在，“亲爸爸”一点不顾母子之情，居然要对自己下毒手。令他痛心疾首！

“皇上，”珍妃在一旁安慰道，“其实，我觉得‘亲爸爸’不只是简单地要害你，她也是冲着康先生来的。是你护着康先生，不拿掉你，就不好拿下他，不拿下他，变法她就无法遏制，就阻挡不了变法的洪流。”

“其实，朕也是这样想的。”光绪点头说道，“她听信怀塔布、杨崇伊这一班心腹的谗言，时刻都在盘算对变法的扼杀。”

“她怎样对待你，你就不能怎样对待她？”珍妃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他想到昨晚谭嗣同给他的一份折子，建议自己对袁世凯要“重用重赏”，想来也只能这样了。

如果袁世凯不肯效命，荣禄一伙得势，就不会放过康有为。趁这次会见伊藤，请他利用租界，将康有为保护起来。

于是，他慷慨地说道：“明天，就是八月初一了，我要接见袁世凯！”

光绪说着，右手握拳，在空中用力一劈，语气铿锵。

» 2

火车到了天津，御使杨崇伊兴奋地走下火车，出了车站，径直往直隶府赶来。

直隶总督荣禄，见杨崇伊这么早就赶到天津，非常高兴。说实话，他一直欣赏这个活跃的江苏人。

他在光绪廿一年（1895年），在刚刚授御史衔的十一月，第一疏，就首劾康有为、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，结果奉旨将其查禁。

光绪廿二年（1896年）又一疏将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参倒，将其革逐回籍。特别值得他惊奇的是，参倒了这位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，确实不易，让他十分赞赏。

荣禄一直密切注视着杨崇伊，他对大清忠心耿耿，觉得他算得上是太

后的最得力人手。

荣禄想到这里，很客气地把他接着，带到了里间的密室。

怎么？荣大人将自己引进密室？杨崇伊很震惊，这是个神秘的地方，不是知己，一般人难以进来的地方啊。

荣禄是什么人？太后的红人，朝中掌有实权的第一人！跟这样的红人当上了知己，杨崇伊激动得热血沸腾。

杨崇伊想到这里，顿时精神焕发，走起路来，腿上格外有劲，乐颠颠的，紧紧跟在荣禄屁股后面。

荣大人这样信任自己，他甘愿为他赴汤蹈火。

这个密室其实很大，别看荣禄口口声声地尊崇祖制，可这里全是摆的西方那软乎乎的玩意儿——沙发。在那个显眼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西洋式的酒柜。不过，酒柜里没有放洋酒，全是各省的名贵贡酒。

两人在密室坐定后，杨崇伊见自己与荣大人并排而坐，顿时惊喜交集。为了感激荣禄的厚爱，没等荣禄开口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总督，又有令人振兴的好消息了！”

“好消息？”荣禄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，“快说给听听！”

杨崇伊凑近荣禄，神秘地说道：“昨天，不，是前天，光绪为设懋勤殿，到太后那里请安，还歇了一夜，昨天早晨，太后大发脾气了！”

“这样好！”荣禄一听设懋勤殿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自进入七月以来，光绪在康有为的怂恿下，一直向太后嚷着，要设什么懋勤殿，让太后整天不安。什么懋勤殿，顾问官？不就是想借洋人之手，撇开太后，把朝廷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吗？

这事好在太后给抵挡住了。虽说光绪却一直不肯罢手，现在到底让太后生气了！

“太后是怎么说的？”他追问道。

“太后生气地说，如果再提要设懋勤殿，小心给他换下来，另立皇帝。”

将光绪换下来？这也是荣禄的愿望。

别看光绪年纪不大，可非常老成。为了这个懋勤殿，能够得到太后的

批准，他竟经常在太后那里过夜，想用“母子情感”来感染太后，批了他的懋勤殿。

作为女人，“母子亲情”是女人的最为脆弱的防线，也是最容易被打动的，荣禄时刻都在担心。

可好，听杨御使这样说后，荣禄感到很满意。现在，他可以对此放心了！

但是，这些日子，令荣禄恼火的是，康有为也是忙着跑领事馆，想是想申通洋人，使太后动心，同意他们设懋勤殿！

如果将光绪换了下来，康有为也蹦跶不起来了。荣禄想起太后的那句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话来，只等着快些将光绪软禁了，捉拿康有为，就易如反掌了！

“荣大人在想什么？”杨崇伊见荣禄听了他的那句话，老半天没有吭声，他怕是自己说错了话，忙小心地问道。

荣禄叫侍卫给杨崇伊上茶后，问道：“康有为他们重点放在设懋勤殿上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杨崇伊深有感触地说道，“要抓到康有为，过不了光绪这道坎。老佛爷没有训政，她只能在万寿宫，养心殿，听光绪禀报，她才好下懿旨，要是不请示呢？比如七月十九日的那件事……”

杨崇伊见荣禄听了自己这句话，一下子把脸黑下来。他忙把话停住了，怕是自己又说错话。

不过，想到这天发生的事，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。杨崇伊觉得自己的话没错！这个七月十九日，这个耻辱的日子，简直让他们刻骨铭心！

这天，光绪大发雷霆后，当即下谕，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以“阻挠主事王照上言”被革职后，他接着又将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四人授予四品章京，军机上行走。这一上一下，他感到莫大的耻辱！如果他要是请示太后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！

当然，光绪这样做，是康有为在给光绪接二连三地上折子，才使这个弱不禁风的光绪，胆子越来越大！

可康有为有光绪护着，让他们束手无策，恨也是干恨。

“我在请太后训政，让老佛爷重新垂帘！”杨崇伊神秘地回答着说道，“如果老佛爷能够重新训政，康有为就要……”杨崇伊说到这里，用手比着刀样，在脖子上一抹。

荣禄看到杨崇伊的那个手势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这动作虽说有点滑稽，但还是有些道理。他兴奋地说道：“好，他们忙着懋勤殿，我们就抓紧请太后训政，看谁的行动还要快！”

荣禄所说的“行动”，是指在怀塔布革职后的第二天，他和慈禧商定，在九月初，趁光绪和太后在天津阅兵时，发动兵变，将光绪废黜囚禁的秘密计划。

打这以后，他一心巴望快到九月初这个时候了！

可是，现在看来，形势发展太快了。今天才是七月三十日（1898年9月15日），离九月初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，时间似乎太长了，荣禄似乎等不及了。

看来，如果行动提前，抓紧请太后训政，迫在眉睫！

当初，曾有人问他：“皇上如此听信康有为，变乱祖制，你认为应该怎么办？”

当时他信心十足地答道：“现在要废除光绪，给康有为他们治罪，还不到火候，不如就让他们这样去闹吧。要不了多长时间，他们就会引起天下人对他们产生共愤，时机也就成熟了，再给光绪治罪，捉拿康有为不迟！”

现在，这个时间果然到了！

荣禄对杨崇伊说道：“这几天，形势有些微妙，你快回去，发动内务府御使立山和怀塔布他们，一起向太后请训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请训？”杨崇伊有些不解。

“人多力量大！”荣禄说，“大臣们都请她训政，造成声势，太后再不能不考虑了。”

杨崇伊连忙点头，离开了天津。

荣禄送走了杨崇伊，脑子里还在交替出现康有为一伙逆党，利用光绪，所做的一件件倒行逆施的行动，令他记忆犹新：

——七月十四日，光绪颁旨，宣布裁撤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光禄寺、鸿臚寺、太仆寺、大理寺等冗门；同时裁去各省的所谓“冗员”，包括广东、湖北、云南三省巡抚。

——七月二十日，光绪将礼部主事王照，以“不畏强御，勇猛可嘉”上表嘉奖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，以四品京堂候补。

——两天后又将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。

……

现在，康有为在光绪支持下，什么事都敢做。他每时都在反复告诫自己，如果康有为的维新成功，他荣禄不但没有好日子过，兴许还会脑袋搬家！

他深知，康有为等那一伙帝党，一直也把自己当作眼中钉，绝不会放过自己。

如果不能尽快将他们撂倒，有朝一日，自己就会成了他们的阶下囚！

荣禄深深地意识到：这场较量，不是自己死，就是他们亡！

想到这里，他觉得擒贼必须先擒王，废了光绪，这伙逆党就成了瓮中之鳖。

现在，除了拟定九月初的废帝行动外，又有了请太后训政的办法，两项并举，确保大事成功。

但是，如果是废帝，目前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那就是袁世凯了。

如果在九月初勤王，清剿变法逆党，这个人物会怎样行动？说实话，自从接到光绪让他给袁世凯代传的那个下谕开始，他心里就对他没底。

如果光绪将袁世凯收买过来后，他要是调转了枪头，就会牵制了荣禄的一部分部队，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战斗力，麻烦就大了。

看来，事情成败与否，这个袁世凯非常关键。

要说，是荣禄向太后多次推荐，袁世凯才有今天的，他应该成为自己的心腹。

可是，在光绪颁布《明定国事》诏前后，他与康有为等新党打得火热，让人难得弄清袁世凯究竟是哪一派的人？

荣禄觉得，既然没有将袁世凯弄明白，他不能不做好必要防范。

目前，要稳稳当当地将他控制住才是上策！

那么，怎么样才能将他稳住呢？

特别令荣禄不容忽视的是，那次康有为置酒举杯，为袁世凯调动饷行，这种行为非同一般，给荣禄在脑子里印得很深很深。

看来，这个滑头，是在太后对训政未表态之前，他对各方势力都在应付，谁也不得罪，这样，将来不管哪一方得胜，他都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！

可这是事关谁能拥有天下的大事，不是儿戏，他袁世凯完全应该明白。

现在，太后的观点十分明确了，他怎么还是脚踏两只船呢？

不可能！他对权力的欲望很大，很想出人头地，他是不会寂寞的。

想到这里，荣禄觉得，只有加强对光绪的压力，让袁世凯有所顾忌，确保在九月“废帝”之前不敢乱来，否则，就会坏了大事！

目前，他也有很多有利因素。特别是袁世凯属自己的节制，他得听我荣禄的调遣。关键是，但是，如果他听信了光绪和康有为一伙逆党的安排，我荣禄是否还能不能指挥得动他，就谁也说不准了。

看来，京城内，对慈禧训政的请求，一定要抓紧进行，让她老人家抢先动手！

» 3

这几天，康有为一直想和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取得联系，请他在慈禧那里，帮忙做些工作，让她同意懋勤殿的设立。可是，等了两天，没想到伊藤博文一直没有回京。

转眼到了七月三十了，懋勤殿的事，还是没有一点儿着落，让康有为非常着急。

清晨，康有为把家里的事，对弟弟康广仁做了交代，便打算再去日本公使馆去，看看伊藤回了没有。

康广仁很敬重哥哥，哥哥的话，他很尊重。可是，今天哥哥这么早就要出门，康广仁忍不住劝道：“你昨夜写到三更天，这么早又要出门，你

要多休息才是，要不然，会累垮身子的。”

康有为昨夜把《大同书》写到关键处，一时忘了时间。他听弟弟这么说，只是苦笑了一下：“兄弟，我何尝不想多休息一下。可是，皇上为设懋勤殿的事，一直被慈禧卡着了，我睡得着吗？”

康广仁知道，这几天谭嗣同和梁启超他们，天天为这事忙，哥哥的责任更大，他不能不为皇上担忧啊。可是，这也得注意身体呀？他对康有为说道：“你去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，红得像浸了血似的！”

其实，康有为知道不用看，自己的眼睛在起床时就感到不舒服，只是没有说罢了。康广仁见哥哥没出声，知道他也感觉到了眼睛被熬夜害了。于是他埋怨地问道：“昨天又有什么大事，你为什么要写得那么晚？”

昨晚写的什么？康有为不觉一笑。昨晚，他把《大同书》写到关键处，一时忘了时间，一口气竟写到了三更。

康广仁还想说什么，可康有为看了看天色，觉得时间不早，劝了几句弟弟，便匆忙出了门。

刚刚走出院门，徐缨姑娘和一位青年男子，匆匆往南海会馆赶来，见康有为要出门，徐缨姑娘急忙大声喊道：“康先生，您去哪儿？”

康有为听见喊声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徐缨姑娘，嘴里虽没回答，但停下了脚步。

徐缨姑娘一直是康有为的护卫，前些日子，康有为不论是外出讲课，还是去广场演说，都是徐缨姑娘一路保护。

“康先生，”徐缨姑娘急步走过来，说道，“听王裕安说，荣禄已经下令给九门提督崇礼，明天要在全城各门，增加守门士兵，对进出城门的人，都要严查。”

康有为为一怔，严查进出城门的人？不用多说，这肯定是冲着新政来的，慈禧已经开始了扼杀行动！

想到这些，康有为暗暗吃惊。看来，形势更加严峻了，他对设懋勤殿的事，更加着急。

但是，徐缨姑娘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他诧异地看了看徐缨，想问她。

站在徐缨身旁的王裕安，看出了康有为的疑虑，便说道：“康先生，徐缨姑娘的话是真的。”

康有为这才发觉和徐缨姑娘一起来的王裕安，可他并不认识这位青年，他是……

徐缨忙说道：“康先生，他叫王裕安，是崇礼的手下，这消息是他来对我说的。”

崇礼的手下？康有为一下子警惕起来，崇礼可是慈禧的人啊，他的手下，这样重要的消息，怎么会跟徐缨吐露。

王裕安又看出了康有为的顾忌，忙向他解释：“康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和徐姑娘很要好，我知道她是您的护卫，所以特地来把这个消息对她说的，请您今后出门要小心。”

王裕安把这话对康有为说完后，便告辞走了。

康有为觉得，形势比预想的还要恶劣，事不宜迟，还是坚持要到日本公使馆去。

徐缨姑娘劝康有为，为了安全，最好是不要随意外出，可她劝了好一会儿，康有为坚决要走，没有劝住，只好陪他一起走。

康有为出门，很少步行，一般都是由李唐替他安排马车。所以，他和徐缨姑娘站在院门前，等李唐叫车回来。

等了一会儿，没看到李唐带车回，梁启超却匆匆赶来了。

“康先生，”梁启超说，“我是路过这里，老远见你站在门前，估计你又是去日本公使馆。我觉得，你即使会见了伊藤博文，要想说服慈禧同意设懋勤殿，也是很难的。”

“不，”康有为说道，“慈禧对伊藤博文的话，还是尊重的。”

“可那都是一般的事，”梁启超说道，“慈禧一直认为，设懋勤殿，请顾问官，就是借洋人的手，从她手中把权全部夺走。事关她的切身利益，她肯同意吗？”

康有为听了梁启超的话，不禁一怔。他觉得梁启超的话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可是，难道这事就这样罢休？

梁启超说道：“我有个想法，不知行不行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，你快说吧。”

“我建议你找御使张荫桓，他做外交工作多年，曾在日本办过事，对他们的习惯比较熟悉，用周旋的外交手段，也很有经验。”

康有为听了，觉得很好。去找张荫桓，他一口答应了。

》 4

袁世凯在七月二十六（1898年9月11日），接到荣禄转来光绪帝的下谕，他万分激动地将下谕拆开，一下子看到一行朱红正楷字跳入眼帘，顿时觉得喜从天降：

电寄荣禄，著传知袁世凯。即行来京陛见。

袁世凯见是皇上要召见自己，忙着把军队和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后，不觉过去快五天了，他知道再不能拖了，便打算今天启程。

临行的前一天，他把光绪召见的事，对最知心的徐世昌讲了，晚上又把十几个心腹请到一起吃了一餐，嘱咐他们要看管好部队，又连夜向几个姨太太告别，才匆匆赶到了北京。

他是在下午未时到的北京，通知他在内务府候旨。

在来北京的路上，他曾经把今晚的行动，拟定了好几个方案。首先，他想在光绪新近的几位宠臣新贵中，选择最有名的康有为，去拜访拜访，目的是要弄清皇上要见自己的意图。可是一想，又觉得不妥，康有为的风声太大了，慈禧肯定早已派人盯着他了，如果草率地去会，让慈禧知道了，那就什么也说不清了。

去见见怀塔布？他一定知道慈禧的思想脉搏，只有这样，自己在京城怎么行动，心里才有底。

他仔细一想，杨崇伊这人很阴险，觉得不见为好。京城这地方，到处都有陷阱，如果不小心谨慎，就会落到井中！

在内务府住下来后，吃了晚饭，他见时间还早，觉得哪里都不去，干脆去步军统领崇礼那儿。特别是他最近升了九门提督，自己还未去向他道贺呢。

袁世凯来到提督衙门，已是点灯时分。

他还未走到提督衙门，见周围岗哨林立，门前也是卫兵罗列，使提督府充满杀气，不觉一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
可他又一想，这提督府是京城治安重地，崇礼这样做，也许是显示他的治安能力，让太后放心吧。

想到这里，袁世凯对那些岗哨轻轻一笑，走到门前，将自己的帖子，着门房递了进去，不一会儿，崇礼亲自出来，高兴地把他接进了客厅。

袁世凯在客厅坐了下来，接过侍卫送来的茶后，才发现崇礼一身戎装，有些奇怪，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是这个打扮？

崇礼和袁世凯认识时间不算长，但他们都是经荣禄在太后面前提议，才有今天的，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那就是感谢荣禄，效忠荣禄。

袁世凯心里还有个秘密。这次，当荣禄将光绪的下谕转给他后，进京时没有向荣禄请训，就匆匆来到了北京。

他十分明白，如果来京之前，会见了荣禄，他会安排很多事，会给自己增加不少麻烦。如果弄不好，这些事还会引起他对自己的不满。

他这是第一次，做了对不起荣禄的事。

崇礼感觉到了袁世凯那疑虑的眼神。为了不让客人见怪，他示意自己已经着装，“哈哈”一笑，说道：“没想到时机太巧了，我正好出门有点事，不过，时间不会长。办完事后，我立即回来，好好地陪你。”

袁世凯不禁斜视了崇礼一眼，不觉一愣。他心里飞快地揣测着：“有事，是什么大事，他不愿跟自己讲明？是不信任自己还是受荣禄的保密之命？”

“哎，”崇礼见袁世凯愣在那儿，笑道，“怎么，是嫌我没有在家陪你，还是觉得这样失礼？”

“不不，我们都是吃这碗饭的，可以理解。再说，我已经吃饱了，你就是给我山珍海味，也吃不进了。”袁世凯忙说道。

崇礼“哈哈”笑道：“你别急，这道菜，我保证让你吃不够，让你‘吃’得销魂！”他说完，用眼神向他示意了一下。

袁世凯从崇礼的眼神中，早已读出了他那个“吃”法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是的，他暗自觉得，这些日子，忙得好几天没有碰女人了，见崇礼这么一说，倒是有点儿想了。这下，刚才的那点疑虑，一点儿也没有了。